

记叙

蒋师傅

诗汇

无处归依的灵魂

■杨文利

蒋师傅是报社的清洁工，个儿不高，窄长脸，高鼻梁，薄嘴唇，典型的四川男人的长相。

他下午开始上班，先是打扫各个办公室。等到大家下班后，人走得差不多了，再清扫走廊、楼梯、水房、卫生间等公共区域。他每天忙到很晚才收工，有一次我值班，半夜迷迷糊糊醒来，还听见他在楼下叮叮咣咣干得正欢实。

按理说，上午休息，可以好好地睡个懒觉，可是他忙惯了，闲不住。在办公楼后面，有一排简易平房，发行部用它做库房。最东头隔出一小间，便是蒋师傅的宿舍。这个小间又被一分为二，里屋是工具室，外屋放了一张钢管单人床，一张破旧的饭桌，桌子一旁，放了一条破板凳。平日里，发行部司机小秦三天两头从印刷厂往报社拉杂志。只要面包车往那一停，他就忙不迭地跑过来，二话不说，将起袖子搬杂志。搬完了，又拿来扫帚簸箕，把车厢打扫干净。

无事可做的时候，他就到传达室陪周大爷聊天。九点，班车来了，他一溜小跑去开铁门。十来点钟，邮递员来了，周大爷悠闲地翻阅当天的报纸，他在一旁专心致志地分拣信件。到了饭点，等周大爷从食堂把饭打回来，他才回到自己的小屋。他吃饭很简单，常常是一个饭面馒头，就着咸菜吃。周大爷几次三番劝他去食堂吃，他总是不肯，怕费钱。他说从小吃惯了咸菜，几天不吃就会想得慌。再说，比起在老家天天啃红薯，有馒头就知足了。

有一阵子，上午不容易见着他了。倒是有一次，大中午看见他从外面匆匆忙忙往回赶。后来问周大爷，才知道他在附近的建筑工地找了一份活，替人家搬水泥，搬一袋的酬劳只有区区五毛钱。这样的脏活累活，谁也不愿意干，他不嫌弃，就想多赚几个钱。儿子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得赶在开学之前攒足第一学期的学费。

转眼间就到年底了，有一天，又轮到我去值班，突然有人敲门，一看是蒋

师傅。他一边不停地搓着手，一边用四川口音嗫嚅道：“真是不好意思，想请你帮个忙。”话没说完，先嘿嘿地笑起来。

我心里一沉，以为他遇到了什么难事，赶紧答道：“有啥事你尽管说，只要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帮。”

听我这么一说，他脸上顿时现出了喜悦的神色，便一五一十从头说起：“今天下午在照排室，看见小谢正在做杂志的封面，分明是三张照片，三下两下就拼到了一起。别说，还真挺像的。”

我愣了一下，心想，这不就是图片合成吗，他说这些干什么。见我一脸疑惑，他赶紧从裤兜里掏出三张照片：“我想请你找小谢，帮我拼一张全家福。你是美编，他们都听你的。”

我恍然大悟，一边接过照片，一边满口答应了下来。他道谢之后，在我对面坐下，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开了。一来二去，我约略知道他的身世。原来，他媳妇是邻村的，儿子八岁那年，男人在砖窑厂干活时，窑洞突然坍塌，

还没反应过来人就没了。他那时家穷，三十出头了还单身一人。后来，经人牵线搭桥，他就上媳妇家做了上门女婿。他媳妇大他四岁，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

“时间过得真快！”他不禁感慨道：“那会儿我还是个半大不懂事的孩子，一眨眼的工夫就成了大学生。”

我有同感，便说：“再过四年，等到儿子大学毕业，你的日子就好过了。”他点点头，脸上露出幸福满足的笑容。

闲聊一阵之后，他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意识到该干活了。我收起照片，最后终于忍不住问他：“眼看就要回家过年了，为啥不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呢？”当时心想，在他老家，拍张合影大概花不了多少钱。

“我也这样想呢。”他的回答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每年回家都提这件事，可是儿子怎么也不肯。”说完，一边叹气一边往外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

“我家儿子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犟得厉害。”



康定莲花湖。

王明阳 摄

心绪

玻璃的眼泪

■明晓东

一只透明的高脚酒杯，从高处跌落，就这样碎成了一地碎片，一如玻璃的眼泪。

你端坐于桌前，凝视的双眸中有透明的潮湿轻轻漫了上来。红酒，玻璃，眼泪，一些似乎早已远去的情节在今夜孤单的烛光中摇曳，你无法放纵的心情，在此时早已变得凝重变得炽热起来。谁会相信，透明如玻璃的岁月里，也会有缠绵的眼泪？

从记忆中走来，远处的山峦在暮色中变得遥远而苍茫。一如尘世的俗情，曾经最美的才是记忆中最值得珍藏的。杯子端在你的手中，红酒迷离的颜色浸湿了你的红唇。而今夜的雨中，流淌不尽的可是你遗落在记忆的角落关于爱情的诺言？

阳光已经陨落，而黑暗笼罩的心情，却是如此的无法逃避。独自对着窗外，一缕清风带走了你全部的思绪。只有红酒，在高脚酒杯里，闪烁一种怀旧的颜色，一如你早已远逝的爱情。一句话，一杯酒，一次心殇，一万次的破碎，爱情的影子是一个无法追赶无法触摸的幽灵，它引诱你前行，引诱你流浪在无边的心殇里。

你是那只透明的杯子，与杯子有关的，是酒，是那红色的如血液般的酒；与玻璃有关的，最终却只是破碎。轻轻地一声脆响，你的幻想、你的幸福与疼痛就碎成了一地玻璃的眼泪。

心里的泪流在脸上，玻璃的泪水却凝结在你的心上，谁会相信你的心也会在瞬间迅速破碎？没有一丝声响，不留一丝痕迹。只有今夜将永远留在你的记忆里，一只透明的杯子，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一地晶莹的玻璃的眼泪。

乡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

■黎大杰

乡下是羊肠小路，城里是宽阔大道。乡下的路泥脚印盖着泥脚印，城里的大道一尘不染。

走在繁华的城里，心里总念叨乡下小路。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一条通往心灵深处的路，路上满是浓浓的乡愁。

小路变大道，小城扩展成大城。乡村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乡愁却如影随形，越逼越近。我寓居在一座江边之城，朝阳下，城美如画，浩瀚的嘉陵江绕城而过，如一条玉带缠绕在城市细腰上，城市顿时妩媚起来。

不知多少次，我面对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怅然若失，我时常迷失在霓虹灯里，找不到回家路，进城这么多年，而乡下小路却在我心中盘旋若大梦，时常搅得心绪不宁。

我要在这座城市的夹缝中寻找我的一条乡村小路来。

润泽路是一条小巷子，每天上班我要经过四趟，路的历史不长，往上翻几页，也就是田坝头一条弯弯曲曲的烂泥土路而已，小路四周铺满稻香。如今，路变宽，田变城，不见稻香了。

叫润泽路的路太多了，名字起得有些乡愁，钢筋混凝土和高大楼房架构下的这条路，冷冰冰，僵硬硬，何来润泽呢？

润泽路在此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一座城市血脉中一根不起眼的毛细血管罢了。一边是繁华的嘉兴路，一边是高速通道耀目横，润泽路是一个大写的“H”字母中间那一横。如把城市比喻成一个乡村，润泽路就是乡村中一条最容易忽视的小泥巴路。

城市如一张撒开的网，乡村成了网中一尾鱼被打捞上来，这些鱼都搁浅在了城里的沙滩上，因此润泽路很挤，人车混行，街两边停满车，堵，堵，堵，堵得如同乡路远得看不到尽头。路短，步行千步不到，我每天用计步器在测。准确说，这条小巷，叫它巷子也不准确，既没幽深尽头，曲折路况，也没青石板铺就，更不见低矮木屋和雕花小木窗，直直一条小街，有如由楼房切割出来的一小片天空。

满大街来来往往的人，都是我的乡亲。街头两个擦鞋小摊的出摊时间比东边升起的朝阳还早，在嘉兴路与润泽路交界处并排摆着。鞋子有泥了，沾灰了，藤椅上一

坐，大妈忙不迭取出把牙刷来，洗，刷，上油，左右拉，交替擦，熟练得如在打扫自家庭院。大妈在低头擦鞋时，还不忘望望眼面前往来穿梭的一双双皮鞋，停留下来的，或走得有些犹豫的，便期盼地招呼：“稍等！这位擦了，马上给你擦。”这个过程就如招呼来家闲坐的村里人。亲切自然随和。完事后，擦鞋人把3元钱往摊上一丢，起身走了。每当走过擦鞋摊时，面对大妈期待目光，我也会瞧瞧鞋子，寻找擦鞋理由。

润泽路东西走向，路两旁栽植满大小叶榕，一株银杏有些另类，大概是其它树种枯萎后补栽上去的。行道树是朴素的，就如花树一样，春嫩夏绿秋黄冬枯，一条树的走廊。刚翻春那会儿，过街，感觉路宽了，亮堂了，遇一辆市政公工程车开出，后面一辆载有新砍树枝的车，才知道他们在给行道树修枝，枝修得有些狠，树的新旧瘤疤黑如人面，一到四五月份，新枝一出，鹅黄色，嫩绿色，如刚孵出窝的小鸡崽一般，风一吹，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润泽路很干净，鞋行其上，不沾泥，不带水，自然也没了稻香味。我时常背着手在润泽路拐角处逛，这里有一辆补鞋的小四轮车，黑脸瘦削的补鞋匠似我乡下隔壁大爷，诚实，憨厚，木讷，可能因承受不了原店铺租金涨幅，退租而占道经营，可我有好久没见他了，猜想是让城管撵走，或找到其它地方了。

润泽路最为拥挤时段，当数早餐时光。米粉店人满而溢，食客站在街边端一碗粉顺势喝下，是喝，而不是吃，就如当初在乡下，村人端一碗稀饭走遍全村，或蹲树下，或坐石凳，你夹我碗一筷咸菜，我夹你碗一块砣子肉，嘻嘻哈哈，嚼在嘴里嘎嘣响，啧啧香。

路不长，店面多而不杂乱。开锁的，美容美发的，糕点烘焙的，废品收购的，纯净水代理的，汽车租赁的，五金小店的，开茶楼的，应有尽有，有如村子里的农家大院或代销点一样。碰到认识或面熟的，点点头，寒暄两句，这里进进出出的人，我却大多不认识。

时光是位老人，慢腾腾地在润泽路上移与动，是的，所有的日子都在此如此这般地上演着重复往返，见怪不惊。

走在這條路上，我就有了走在乡村小路上的感觉。

散文

椿树絮语

■尤培坚

在我的书房下面，有一棵高大的椿树，现在已经是春天，这棵椿树依然把属于自己的春天的迹象隐藏着，在它的身上，找不到一丝春天的气息。不懂得椿树的人也许会感到奇怪，这椿树咋了，现在都三月了，为什么它还没有爆出嫩叶呢？而再看其他的树，却早已经勃勃生机了。春日的暖风吹过来，带着暖昧和诱惑，让人无端地感觉到了自己在春情荡漾中的慵懒和困倦。

我知道，冬天还没真正到来的时候，椿树就早早了落光了叶子，那是因为它想早点收敛自己的繁茂姿态，在秋天来临的时候，它要隐蔽自己，在冬天累积自己的养分，微缩自己的生存状态，忍耐冬天严寒的打击，保存自己在晚春蓬发的实力。当初春刚暖，它却依然不动声色，它要等待，等待炎热的夏季到来，再生长它最为茂盛的枝叶，为人们带来浓浓的绿意和丝丝的凉爽啊。夏天来的时候，它似乎就是所有夏季树木里长得最为繁茂的，伞样的枝杈挂着绿油油亮闪闪的树叶，高大而笔直的树干直插天空。这时，就会有灵动的松鼠迅速地攀爬上椿树的顶端，然后“哧溜”一声，飞跃向其他的树木之中。

但椿树似乎很少人喜欢，因为它又被叫为“臭椿”，白居易在《齐物二首》中写道：“椿寿八千春，槿花不经霜。”槿花历日而谢，却听说椿树寿持八百，《庄子·逍遥游》也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想来啊，椿树就因为懂得在冬天的时候累积自己的养分，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茁壮成长为，能为人类千秋做着奉献，为栋梁之材。

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挫折。在自己的人生受到挫折的时候，不妨学学椿树，在自己人生受到磨难的时候不断地去累积，才可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曾经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的奥地利耳科神经学家巴雷尼，小时候因病成了残疾，可他在母亲的鼓励下，只要一有空，就练习走路，做体操，常常累得满头大汗。体育锻炼弥补了残疾给巴雷尼带来的不便。母亲的榜样作用，更是深深教育了巴雷尼，他终于经受住了命运给他的严酷打击。他刻苦学习，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大学毕业后，巴雷尼以全部精力致力于耳科神经学的研究。最后，终于站上了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领奖台。当人生的冬天来的时候，只有像椿树一样懂得沉默和忍耐，才能更深刻地感受人生。这样，自己的一生就会过得轻松和无忧。寒山和拾得是中国唐代著名的两个诗僧，其忍耐的故事在民间广为传颂，寒山问拾得：“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欺负我，侮辱我，耻笑我，轻视我，鄙贱我，厌恶我，欺骗我，我要怎样才好呢？”拾得回答说：“你不妨忍着，让他，任由他，避开他，不烦他，尊敬他，不要理睬他。几年以后，你再看他。”

是啊，忍耐是意志的磨炼，是用无声的奋斗冲破罗网，用无形的烈焰融化坚冰。在忍耐中发愤，在忍耐中拼搏，倔强的心灵在忍耐中受苦，最后获得生命的光彩。冬天来的时候，我们不妨学学椿树，像它一样忍耐，在忍耐中锲而不舍地追求，在忍耐中更深刻地感受人生。

■黄华

藏不住的秘密和那个涉密的人像一只饿兔跑出了丛林

我早已想到那些遮蔽的谎言被洞穿后的种种可能

担心你迷失在这个雨季更害怕，你忧伤的灵魂像流水，无处归依

这些天，我一直在等待你向我敞开心扉那些事与愿违的偷渡

只想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我退回心尖的刀锋正这样想的时候你的电话又响了一遍这个秘密……你让我怎样收藏？

立起杆，一把温柔的刀割着萋萋弱草

风掠过高原，一面镜子照亮我赤裸的胴体阳光也开始安静下来请允许我发出最后的声音

越来越模糊的身影像脚下的艾蒿越来越小重新回到黎明闭上眼睛，足以让我闭上眼撕裂的回望穿透我流落的心空地上，我还是那粒尘埃伏在低处，久久地仰望，天空和远方

渡

初始的味道终究回不来了也不用再承受彼此呼吸的烟火谎言再华丽也遮蔽不了空洞的躯体风转弯时折断了风阴阳两虚的身体如果迷路定是那雪花飞舞的地方

在没有你的地方看见你谁又会是谁的谁人世苦涩的折磨终归要还给自己否则，怎会有轮回

内心的风景

三月，杜鹃花开大地总是用这种方言唤我回家

他的语言在路上，在异乡在风雨中给我一种生命暗示

转过身让我怀念的不是色彩，而是妈妈那满头白发

魂牵梦绕中，我只是个匆匆过客妈妈却用一生把我守望成内心的风景

一个人的春天

桃花是有来生的缘分也是有来生的又一次面对春天难道只能再次说与你无缘还是只能每天一个人做饭一个人睡眠……

初上石渠

■李留根

八月，金桂飘香时节，你飘飘扬扬送来雪花。在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我却未能触及到你的温度。扎溪卡哇，你这是给廿八汉子献上的圣洁哈达，

还是给他们的藏式洗礼？扎溪卡哇，你似少女般善变：前一秒还艳阳高照，这一刻就狂风加冰雹，暴风雨后天边又挂起七色彩虹。扎溪卡哇，变幻莫测的你，常常给人意外的惊喜，让人欲罢不能。扎溪卡哇，太阳部落的人呀，你用太阳般的温暖，驱赶了雪域高原上的寒冷。你“缺氧不缺志，苦千不苦熬”

的精神激励着援藏男儿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让我抬手撕下天边的一片闲云，写下不达目的终不归的攻坚诺言。再随手摘下颗明亮的星星，寄给千里之外思念的人儿：待到来年桂花香，共饮佳酿赏明月。

赏秋

你在天府之国赏秋，我在雪域高原看雪；你在长江边上玩水，我在三江源头猫冬。你登高放歌，我伴舞翩跹；你饮菊花酒，我喝酥油茶。别样风景一样情；藏汉同胞一家亲！